

0°C

酷小说

奚凝 著

水一样摇摆

Shui Yi Yang Yao Bai

中国工人出版社

奚凝 著

水一样摇摆

中国工人出版社

RB43/0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水一样摇摆/奚凝著. -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2.8
(0℃酷小说)

ISBN 7-5008-2748-2

I. 水… II. 奚…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08208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82075934 (编辑室) 62005038 (传真)

发行热线: (010)62005049 62005042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顺义振华印刷厂

版 次: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8.875

印 数: 1~10 000

定 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李 玲

内容提要

故事发生在位于北京的一所大学校园，几个女孩子青涩地迈入属于自己的大学时代，刘冰儿、尹尧、龚萍、Maggie……她和她努力地摸索新的生活规则，去爱去选择去面对去承担，在荡漾中如花般慢慢绽放。

带你漂游在刘冰儿一个女子的心灵世界，以她的目光去看青春的躁动、多疑、孤独、慵懒、彷徨和缺乏自我。也许你会惊讶，曾经拜膜于完美男友的刘冰儿会轻易间打开爱情的另一扇门；那样义无反顾的尹尧会在冲动变故后变得漠于事故；还有毕业之际，曾经亲密无间的室友关系，难免物化为喧嚣尘世的附属品……

谨以此文献给将经历、正经历和已经历过大学生活的人们。如果，你的心中滋生了那么一点点感动，那么，我想，是值得了。

作者简介:

奚凝,原名刘莉芳,七十年代中期出生,一九九八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语系。现居上海,就职于一家计算机公司。自由撰稿,走小女人文学道路,描写细腻,风轻云淡。在网络及传统媒体上发表过若干中、短篇,《水一样摇摆》为第一长篇。

作者信箱:funfunllf@sina.com

目 录

邂逅冲动 / 1
醉向清水 / 8
我呢? / 81
边走边唱 / 162
摇摆 / 187

邂逅冲动

—

自动扶梯带着我向下缓缓行进,我的视野也就随之开阔起来,那些黄色、黑色和棕色头发的人们正向四周飞快地分散,鞋底与地面的碰撞声清脆动听,我听见自己的高跟鞋加入了它们的行列,顿时带人焦躁、凌乱的成分。是的,我们迟到了,如果飞机准点降落,那正好是半小时之久。最糟糕的是,我们根本不知道哪一位才是要接的客人,同事赶忙从包里抽出张皱巴巴的写着名字的纸,皱得让人难免怀疑我们的诚意。我把他捏着纸的手从他胸前掀起来,高举地撑在那里,他的脸顿时红成一片。

我又好气又好笑,“五分钟内接不到人就罚你在乘客中挨个问。”

“不会吧?”

“有什么不会?”欺负比自己小的男孩子天经地义,谁叫他是男性,又比我小呢!我拉着他另一支闲置的胳膊于人群中游走。我的目光在每一张面孔上巡视,来不及花超过一秒钟的时间,除非挖



掘出对方有疑惑、焦急的表情。我就这样与一个人擦身而过，那一刻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有大约三个厘米。我心中一凛，突然驻足那里。我迷乱焦灼的思维中划过那么一个小火花，可巧照亮了个小角落，不偏不倚正中目标。

我撇开手，一百八十度急转弯。“飞行员，飞行员，飞行员。”在我喊到第三声的时候，他转过身，面带疑惑。飞行员依旧健康帅气，在一身白色笔挺制服的包装下显得如此倜傥夺目。的确是他，我的眼睛蒙蒙地湿润起来。

“对不起，她弄错了，我们要接的是个法国老头。”同伴自作聪明，赶忙隔在我们视线之间打圆场。他也就理解地点了点头，转身要走。

我一手扒开同伴，“尹尧的飞行员！”

我的声音不大，但是我确保他听见了，他行动中的脚步在地面停滞片刻，也许只有零点一秒，却逃不过我的目光。生命本平常，所以我并不承想可以在上海虹桥机场与尹尧的飞行员偶遇。但是，从理论分析，这里的确是最可能遇见他的场所。足以见证冥冥中偶然与必然之间的连带关系。

我挤过去，迫使他停住脚步，直视我的眼睛。他无法理解似的依旧目光迷离，我不得不介绍自己，“我是刘冰儿啊，尹尧的死党加同屋加大学同学！”

他就那么淡淡地笑了笑，双手不觉伸进裤兜，“她还好吧。”

不愿寒暄，我单刀直入：“当初跑到广州怎么一声不响，就那么在人间蒸发了？”

他表情尴尬，又将双手抽出裤兜，“事情已经过去那么久了。”

“跟时间无关，为人处事总得遵循个前因后果吧。”

“是的。”

他走了，只留下一个手机号码，说他的女朋友在外面等他。顺



着他手指的方向我望向外面，阳光刺眼，很多人拉着行李包在走，殷勤的司机招呼着客人，匆忙的人流中只有我们保持静止。我只好说你走吧，手里捏着那张写了他手机号码的黄签。同事凑过来，看见我一张寡淡的脸，他小心翼翼地告诉我已经找到了法国老头，就在出口那里。他拉了拉我的胳膊，小黄签就掉在地上，我走了两步又返回来把它拾起，已经被印上陌生人的足印。直起身，他的身影彻底消失在刺眼的光芒中。

但我天性比较多事，虽然没有拨通这个电话号码，却把我们的谈话一字不落转告给尹尧，当然包括这个号码。我们的初衷从未改变，出于好奇和不甘心，其实在别人眼里，答案早已摆在面前，明显得仿佛白纸上斗大的黑字。这也许就是局内人的悲哀吧。

夏天过去是秋天，我都忙着换工作的诸多琐事，直到上任后的培训期间有人提到“follow up(追随)”一词，本用来阐述工作中的责任心问题；说接下一件工作并非完成这么简单，还有必要对移交后的环节加以留意，大有负责到底的意思。忽然在课堂上分心，想起那个电话号码。来不及多等，我在课间时分拨通了北京的长途，窗外街头的人们匆忙往来，嘴里呼出温暖的白气。原来已是冬季。

“几次下决心打他电话，要通时却又赶忙搁下话筒，怕没有话题。”

尹尧的淡然让我几分吃惊，“怎么可能没有话题？分开后这两三年的生活也够你说个半天，事业、生活还有感情啊……最少他应该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

“如果可以，三年前我们就有答案了。”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知道又如何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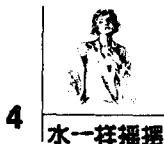
我哑然。是的，知道又如何？度假疯狂三天，回家对镜愕然，皮肤黑得居然可以让自己不像自己；试用期三个月中可得好好表



现,加薪或离开,手掌上的事业线或许就此改变;三年呢?够换三次工作,或者谈一打女朋友,他开飞机走过的里程大概也能绕地球好几个圈。拥挤的火车站里列车轰鸣而至,绝望的安娜·卡列尼娜缓缓倾斜,仅仅三秒钟就可以微笑抵达她的幸福。如果三秒可以衡量生与死的距离,三年简直可以改变人体细胞的染色体。在威严的岁月面前,我只能满怀感叹并感慨地默然。

法国老头显然是第一次到上海,就凭他那股激动劲;但他绝对是个中国迷,居然要求我带他走上海的老街,连公司都顾不上先去。保存旧上海特色的老街自然要算那片当年的法租界,狭窄的街道旁,梧桐树茂盛地撑出绿色的天空,阳光透过密集的树叶在地面撒播开斑驳的影子,如星空般动人。TAXI 缓慢行驶,灰色的里弄房,砖红色的洋房就在眼前挨个铺展开来。最爱公司写字楼后一大片石窟门房子,被房产集团大面积整装改修过,墙面还是那灰色的墙面,屋脊仍然是空架在那里的红漆圆木,住的却已不是寻常百姓。透过明亮的落地窗户,我们可以看见正在就餐喝茶的饮食男女,幽雅的身姿与那柔和动人的流转眼波。这或许就是上海人最爱的“小资情调”,我想表达自己的感触,却发觉难以翻译成英文,总不能说成带资本主义的小小情调吧。街对面也立着幢幢旧式里弄房,一脸皱褶的阿婆在家门口摆张藤椅半躺下,手中的竹扇子似摇非摇,穿着小短裤的小婴儿趴在她怀中已然睡着。再往前是张麻将桌,退休的老头老太围在那里自得其乐。这是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小资情调”呢,我禁不住笑了笑,心中忽然紫孕出团团的温暖。

想想在过去的三年中,总是有不同的人重复地问我一个问题,那就是:上海和北京哪个更好。最初,我会想都不想答复道:北京,然后由古至今、由表及里地分析一番。如今,我却往往习惯地莞尔



一笑,说都好。并非我懒于解释,而是我渐渐意识到自己的确真真实实地爱上了这个城市——上海。

就连尹尧都在电话里感叹,说我越来越像上海小姑娘。我赶忙追问上海小姑娘和北京的有什么区别。她想了想,过得精致吧。说来说去,都逃不过那个“小资情调”,它产生在气候湿润宜人、经济蓬勃发展、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历史为荣的这个大都市,合理得让人无力反驳。

而尹尧的生活停驻在北京,连几次出国机会摆在面前也被她无情筛掉,尽管大家都说北京风沙太大,都说房子太贵,都说不适合生活……也许她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北京的感情,却已经离不开它。看过女作家池莉笔下描写的武汉,你就能明白这种复杂的感情。爱,不需要理由,却完全是各种理由汇集下的产物,是生活的点点滴滴堆积出来的厚重,即使从表面上看似背道而驰,也无法掩盖它本质上的美好。总有一天会告诉自己,那就是爱了。

数起在北京的日子,我和尹尧呈四比七的比例。我尚且如此热爱北京,何况她呢。

想起多年前我和尹尧站在一个绿色邮箱前的对话,那个十块钱和飞行员的比喻……

“我把他弄丢了。”尹尧的手从绿色的邮箱上慢慢滑下,拉出几行带着汗迹的指纹,就那么一个没有结尾的问号。

丢了?七岁的时候我手中攥十块钱去商店买小人书《三国演义》,由于紧张,手一直冒汗,于是在裤腿侧面抹抹,顺便再盯一眼确定钱还在。这么看看抹抹,走到商店橱窗时手里却是空的。怎么会丢!怎么会丢?我徜徉在路边不回家,是不甘心是悲伤是巨大的失落感在膨胀。

“可是这次严重了,丢的是个人。”尹尧反驳我,我心里嘀咕着,却不可以否定。其实,差别只在价值,那十元钱对一个七岁孩子心



灵的震撼未必逊于尹尧此时的复杂心情。可是,十块钱并不长脚,不给它自由它逍遥不了;人却不同,一个人如果想消失应该不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指潜逃那种消失,不留下任何电话、通讯地址或其他联系方式,即使他的熟人也都会支支吾吾岔开话题,表示不了解他的状况。人,就这么在人间蒸发啦?可是,他并非犯人或者丢失,就不可以动用警察力量,剩下还有其他有效方法吗?

“恐怕只有跑到南方去找他。”尹尧开始沉思。最好是放弃,当初被揉成团的十元钱也许滚到下水道去了,也许掉在草窠里被其他孩子瞧见,平白发了笔横财,或许根本从来没丢过,被我紧张间塞在书包里,若干日子后才被妈妈发现,时间久了她也懒得提起。人呢,或许混得不怎么样,大小出点事,自己都搞不定自己,还担什么感情的负担;再或者货架上留不住好商品,好男人生活中寂寞不了,谁叫她找了个币值高的,别人不动粗来抢已经算好;最后一种可能,他的人他的心还在那里,不相见又何必想念,于是乎就让时间决定以后的故事。

“那我情愿相信最后一种。”都是我不好,一席话顿时又燃烧起尹尧眼中星星点点的希望火苗。我上去“噗”地猛吹口气,十块钱没了,人也那么消失了。不过,至少,爱情,来过,这里。

“不止这里,还有那里,和……那里。”尹尧呜咽着,委屈得让人心疼。

“其实还有很多可能性,譬如他妈妈看不上我。”

“他喜欢出其不意,你知道,那种突然冒出来的惊喜。好比时间到了,那十块钱就自动跳到你跟前,让你悔青了肠子,后悔当初的种种无端猜测。”

“说不定当初你那十块钱根本没丢,被个孩子拾到,他紧跟你身后却赶不上你的步伐,终于把你弄丢了;他也一样,联系不上我,在电车上被人偷去皮夹子、记事本和所有关于我的联络方式。多



晦气啊，他疯狂地找我，徘徊在往来的街道，翻遍了屋子的每个角落，就差没有飞回到北京。没机会啊，他比我更无奈，只后悔当初怎么没背下我的手机号码……”

我看着她手舞足蹈地联想翩翩，鼻子发酸。天空没有一丝云彩，阳光就强烈地投射下来，在尹尧下眼睑那里留下两个小小的阴影，那是水的阴影，淡淡而摇摇欲坠的沉重，风一刮过，尹尧就怔怔地落下泪来。

都是我那十块钱不好。我上去把她搂住，她“哧”地一笑，莞尔，却哭得更加真切。她说：“你答应我，如果有一天他再出现，你要让我第一个知道。”

原来，爱情，沉醉比苏醒容易。

我点了点头，并不追问理由。



醉向清水

二

“等等，等一下！”父亲拉着我的手跑向一辆红白道的大客车，另一只手中的大小兜子发出了零当啷的碰撞声，我脚下踉跄，差点一头撞上车门。车门“吡”地一声闪出半扇的宽度，我和父亲连忙挤进去，发觉只有门口这一点容身之地。一车子大人孩子齐刷刷将目光投射向我俩，弄得我很为刚才的狼狈而脸红，幸而光线昏暗。父亲似乎自言自语：“还好赶上了这最后一班，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车吧，车尾贴字来着。快，冰儿，给司机师傅看看那张纸。”我赶忙在包中摸索起来，那是张大学录取通知书里夹着的小纸条，用以告之乘坐迎新专车的地点，当然还有我的名字。

司机师傅面带微笑就歪脑袋瞟了眼，操一口浓郁的北京腔：“成啊，您收着。”亲切极了。

这是我第二次来北京，却早已经不认识这里的街道。由于站在车子前门口，视线也异常开阔，笔直的街道上一个又一个路灯从身旁飞奔而过，我的心也随着忽明忽暗起来。父亲站在我的身边，



幽幽地说：“冰儿，你的生活将从此发生很大的改变。”我却没在意，只听见车子中不时有人大呼小叫，高谈阔论着什么，似乎说是某个院校的大门，正谈着又行驶过下一个宏伟的校门。难道就是早有耳闻的学院路？据说我们北航就坐落其间，我不禁被他们的快乐气氛感染。车子忽然一个大拐弯，驶进一片黑暗，等眼前终于又出现光亮时，车下同时传来喧闹声。我茫然地走下车，听见有人问我是不是三系的，五系的。我茫然地摇摇头，寻找十二系的人。

几位自称师姐的女孩子热情地招呼我和父亲走到一栋没几盏亮灯的楼前。她们帮我向门房阿姨领了一把钥匙，说我住在 327 房。父亲在她们的安排和指引下去招待所，据说不是很远，可是，看见他们逐渐变暗的身影，我打了个冷战，忽然记起父亲说的话大概是“你的生活将从此发生很大的改变”。

327 房，我轻轻敲，有一个清亮的声音，“请进”。在我推门的同时，一只手拉开了我的视野：一个高高瘦瘦的女孩身着淡橙色的睡裙，肩头的花边宽大的群摆随对流的夜风飘飞起来，轻盈宛如一枚花瓣。她满脸迷惑、明亮的大眼睛无辜清澈，转而右边眉毛轻挑了挑，笑意就荡漾上整个面庞，“哦，进来进来，是刘冰儿吧，听指导员说你乘晚上的火车到。”她认识到我这个室友身份，还热情地抢过我手中的行李，告诉我的床位是在临窗下铺的 3 号。我应着，顺她手指的方向看去，木制的床，浅褐色，床上则是一片灿烂——大红、大粉、大蓝、大绿，我禁不住感叹：“天啊，好土！”——这就是我给她们留下的第一印象——大惊小怪。屋子很小，整齐地排列三张双层叠放的床，一个蓝色铁皮柜竖在墙角，屋当中的小方桌上堆满杯盘水果，地上的行李箱打开的、关上的铺了一地，我都不知该如何插脚走进去。

隔一方桌，我对面下铺还坐着另一个穿着睡衣裤的女孩，那是自家做的蓝白碎花小褂，十足民俗气息。她抬眼对我一笑，说：“还



好,大家要土一起土”,就继续整理她床上的衣物书本。透过桌子上的瓶瓶罐罐,我悄悄地打量起这个看似寡语的女孩子,她中等个头,清秀眉目让人一眼识别出她的南方籍贯,倒是她的小尖下巴那里流露出些许倔强,有点自负有点漠然。

我仔细对了下床头的名单,于是记住她们的名字:尹尧和龚萍。

那晚我睡得很早,刚松弛下来,疲倦就把我拉入睡眠的深渊,以至于我一觉醒来迷糊得不行,居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不用抬头就可以望向窗外,天空已经闪现出微弱昏暗的光芒,五点的样子,窗外的树影落在纱窗上,轻轻摇摆,微风还带进丝丝草叶的气息。这就是我住宿生活的开始吗?有点不安,正想着向四周望去,就不偏不倚盯住对面床的上铺,一个女孩赫然坐在那里,她正静静地望向外边,目光迷茫。谁呀?我惊得差点没大叫起来,忙用手捂住嘴。恍然想起她们曾经告诉我说屋里已经住进包括我共四个人,她大概就是未露面的那位夜归人。我调整声调小心地跟她打招呼:“嗨,你好!”她被我吓得猛打个激灵,忙侧头用带着乡音的普通话报上姓名,然后面露羞赧地躺下了。

接下去,大学生活就一页一页地翻开了。

龚萍穿着我认为是睡衣裤的小褂在校园里忙碌地出出入入,她总是神秘而又老练,告诉我们到哪里去领菜票,去哪里洗澡,甚至知道远隔一个园子之外的教工食堂,说那里的饭才算人吃的;凌晨五点上铺的女孩叫王映梅,她胖乎乎的小脸蛋总那么红彤彤两块,并爱极了红色,她一抖开衣箱保证让人大开眼界,粉红,水红,鲜红,紫红……只有当她的陕西老乡来访,她才会用我们听不懂的话语兴奋地高声谈笑,否则她除了沉默就是对我们的友好付诸一笑;尹尧跟谁都自然熟,那天居然坐在我认为班上最帅的“男生”边上有说有乐,后来才晓得是个短头发女生,叫董,那小绿条短袖衬

